



#1



#2

靳卫红  
画

## 水墨实验的第三种方案 ——关于靳卫红的水墨创作

### A Third Way of Experimental Chinese Wash Painting

□鲁虹 Lu H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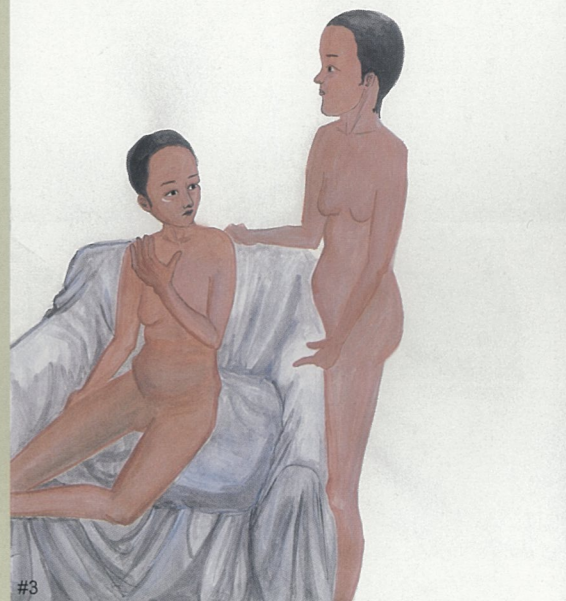
*Refer to the experimental Chinese Wash Painting, we will always think of two fresh ways: one is to transform the West abstract art concepts, schema and techniques into the specific creation; Another is to take use of the form and concept of Western modernism to change the basic schema of traditional ink painting.*

说到水墨实验，人们总会想到两种十分时髦的创作方案：一种是将西方抽象艺术的概念、图式与技法直接转换到具体的创作中去；另一种则是运用西方现代主义的形式观念去改造传统水墨画的基本图式。我认为，靳卫红的艺术探索可算处于这两者之间的第三种方案。

要是仅仅从画面的效果上看，靳卫红的近作，无论是在造型上，画面构成上，还是在笔墨处理上，都与传统水墨画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这一点任何熟知水墨画传统的人都会十分清楚。首先在人物造型上，靳卫红一直采用的是传统水墨画的意象造型方法，这种造型方法与写实的造型方法不同，它更强调在观察、理解、想象的基础上，以记忆的方式作画。借用传统的说法，是努力使眼中之象演变为心中之象，进而演变为手中之象；其次在画面构成的处理上，靳卫红基本还是在一种虚拟的空白背景上展现主体人物，因此这与强调中心视点与场面真实性的西方处理方法全然不同；而在笔墨处理上，靳卫红则尽量延用了传统的表现方式，使水墨的审美特点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也正是基于以上三个原因，我更认可靳卫红的探索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她其实是在做使传统艺术方式当代化的重要工作。有一点是不可忽视的，即这些年来，靳卫红已经持之以恒地推出了一系列强调与“中国文脉”接上关系的当代水墨作品，其既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也对当代中国水墨创作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按我所想，靳卫红之所以强调“中国文脉”的重要性，根本目的还是想建构具有中国特点的当代水墨艺术，它不仅与从狭隘民族主义出发的“坚持国粹”完全不同，也与从普世主义出发的“全盘西化”完全不同，很有艺术史意义。在这里还应该指出的是，靳卫红提出“中国文脉”的概念，一方面是要要求艺术家解决好如何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寻求观念与题材的问题

另一方面是要解决好图像与手法的问题。可以说，后者其实是一个语言问题。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前者的问题，虽然出现在中国的种种文化问题当中，自有其历史与现实的原因，比如，简单地抄袭西方艺术图样，或直接置入西方的艺术概念的做法，等等，但这些效仿的做法，不仅无法表达我们的切身体验，还无法揭示出遭遇到的文化问题。盲目地套用西方的艺术语言，不能表达一个中国式的文化问题。这既涉及我们的表达是否准确的问题，还涉及民族文化身份能否突显的问题。记得许江前些年在参加“重新洗牌”展时曾经说过，他在国外看当代艺术展时发现，相当多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如果不加以说明，就会让人感到是西方艺术家的创作。这意味着：在一个全球化的艺术格局中，特别是在西方居处主导地位的情况下，语言的选择对于身份的确立是十分重要的。一个中国艺术家如果不用中国式的语言去说话，也就是不保持自身文化的连续性、独特性与自尊原则，我们根本不可能与西方进行平等对话。弄得不好，还会使我们以放弃自己身份的代价去换取“他者”的身份。因此我们一定要用自己的语言方式来建构我们的主体、身份与艺术史。其实，以上所说的，也恰好是我对个别抽象水墨艺术家的创作持否定态度的根本原因。至于为什么我同时也要否定一些用西方现代主义的形式观念改造传统水墨画的做法，那是因为这种方案在一味借用传统水墨的艺术主题——即花鸟和山水的图像符号时，已经自觉不自觉地使所谓创作与现实失却联系。以致有人认为，很多现在出现的花鸟画和山水画是没心没肝的画。相对而言，靳卫红的追求要高出许多。为了使自己的作品表达现代社会的人文信息，或者说，为了充分表达一个当代女知识分子对于现实世界的独特理解与感受，她更多的是从现实生活中，成功地转换出了一些具有个人特点的艺术符号。虽然其有着夸张与超现实的成分，却直接切入到了现实的本质。而透过这些独特的艺术符号，靳卫红不但有效突出了女性问题在当下生活中的无比重要性，也有效地突出了现代人挥之不去的孤独感与无聊感。当然，我这并不是说靳卫红的艺术创作已经达到了完美无缺的地步，而是说她在充分尊重水墨特点的情况下追求水墨对现实发言权的做法是值得人们借鉴的。在我看来，其用自己的作品证明：水墨的材质特征并不影响水墨对社会现实的发言权，更不影响水墨体现出现实关怀的价值来。简单地认为关注现实就是要走现实主义道路的看法是很荒唐、无知的。在这方面，水墨还有相当大的发展前景，现在预测它要消亡还为时过早。另外，新的水墨也并非只能往抽象水墨画的方向发展，而且，在中国当代艺术中，它也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批评家易英说得好：“不论水墨画在中国现代艺术中的位置如何，水墨画作为民族身份的符号和礼仪，其媒体本身构成了水墨画的本质特性，是不可互换和替代的，它是中国‘文化生物链’中的一环，这是具有象征性的，一旦水墨材质失落，也就意味着中国‘文化生态灾难’的降临。”（注：见《论新保守主义》，《美术界》1996年5期。）

综上所述，我感到靳卫红的水墨创作从本质上看，乃是从中国本位的立场出发的。在时间上，她着重于当



#3

代；在空间上，她着重于中国。但所有的一切都不是外在的拼接，而是内在的化合。因此，我认为她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新的创作方法论，这显然是很不简单的。■

I think exploration of Jin Weihong's works is a third way between the two.

#1-2 独坐 纸本水墨 靳卫红  
#3 私人生活(局部) 纸本水墨 靳卫红